

印度 与 东南亚 美术发展史

常任侠编著





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

常任侠编著

责任编辑马仰峰 封面设计冒怀苏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5 附图44页 字数 80,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统一书号: 8081·11377 定价: 1.40元

目 录

第一章 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	(1)
一 原始时代的艺术	(1)
二 阶级社会的出现与宗教的产生及其艺术的发展	(4)
三 孔雀王朝时代的艺术	(7)
四 巽伽王朝时代的艺术	(11)
五 键陀罗时代的艺术	(17)
第二章 印度古代佛教艺术	(22)
一 笈多政权的建立与美术的发展	(22)
二 笈多以前秣菟罗的雕刻艺术	(23)
三 阿玛拉瓦提的雕刻艺术	(24)
四 民族风格的形成与美学准则的确立	(26)
五 造像学上的手相和坐势	(34)
六 阿旃陀壁画与巴格壁画艺术	(35)
第三章 印度中世纪印度教艺术	(44)
一 印度教与耆那教建筑艺术	(44)
二 摩婆里普拉姆的雕刻	(48)
三 埃罗拉与象岛的雕刻	(50)
四 南印度达罗毗荼人的雕刻	(53)
第四章 印度近代伊斯兰教艺术	(61)
一 蒙兀儿王朝的政治与艺术关系	(61)
二 蒙兀儿王朝的建筑艺术	(64)
三 蒙兀儿王朝的绘画艺术	(67)
四 拉吉普特的绘画艺术	(71)

第五章 东南亚诸国的艺术(上).....	(76)
一 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艺术.....	(76)
二 狮子岩的壁画艺术.....	(78)
三 印度尼西亚马来人的艺术.....	(80)
四 婆罗浮屠的雕刻艺术.....	(83)
五 普兰巴南的雕刻艺术.....	(88)
第六章 东南亚诸国的艺术(下).....	(92)
一 中南半岛古代诸国概述.....	(92)
二 柬埔寨克美尔人的艺术.....	(94)
三 吴哥瓦特的雕刻艺术.....	(97)
四 越南和老挝、卡姆人的艺术	(101)
五 泰国孟人的艺术	(104)
图版目录.....	(107)
图版	(115)

第一章 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

一 原始时代的艺术

印度是亚洲的古文明国家之一，位于亚洲东南部，地形是一个大半岛，从地图上看，正象一只下垂在印度洋上的牛的乳房，那牛的乳房如此肥大，里面仿佛膨胀着无穷的鲜美乳汁，其南端水滴形的锡兰，正好象是一滴牛乳，从乳头滴下。印度河与恒河，象两条乳腺，流贯在印度大平原中。从这样肥沃的国土中孕育出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这是其物质的基础。印度的劳动人民有了创造文化艺术的物质保证，印度文明就从这里发展，因此在古代，它成为亚洲古文明中心之一。

印度，它的东、南、西三面是大海，它的北部是雪山，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只有西北部有一处低的缺口，古代外来的侵略者，都从这里侵入，由此本土文化受到破坏，外来的文化，也伴随着新来的民族向印度汇流。印度人民蒙受过多少次苦难，它的文化来源，也非常复杂，从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中，可以看出，印度曾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殖民统治，各种掠夺的形式和方法都被采用过，但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曾写道：“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四六页）他所说的是：印度在某种程度内，一直保持着原始公社关系，这种原始公社制，在印度延续了很久，

印度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艺术，常表现出坚韧的性格，一座宏伟的建筑，连同它内外部的雕刻，往往能延续几个世纪才完成，不会因为王权的转换而停止，这和社会经济基础，不无关系。

印度的文化，据考古学者的发掘，是从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开始，这里发现的遗物，展露了史前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可以远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即铜器以及其后的青铜器和石器一起出现的时期，这些远古的文化遗址，在旁遮普省的哈拉帕(Harappa)和信德省的莫恒卓·达罗(Mohenjo-Daro)，如今都属于巴基斯坦，从考古学上证明，这两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〇〇〇年之末或三〇〇〇年之初。在莫恒卓·达罗的三个古城遗址是上下重迭的，它的大概年代，第一个约当公元前三三〇〇年，第二个约当公元前三〇〇〇年，第三个约当公元前二七〇〇年。这两处遗址，地基坚固，建筑整齐。用烧砖建造两三层高的房子，宅有浴室、有水井、有沟渠，城中有大厅和大浴池，街道宽而直，有排水设备，食物以大麦和小麦为主，还有羊肉和猪肉，足证这古城的居民，是有组织的居民，他们从事于农业，打猎，捕鱼，饲养家畜，甚至驯养象，他们知道织布业、陶钧制陶业，具有发达的审美力，审美力的例证就是他们所遗留的装饰品、珠宝和其他种种物品，还有精巧的玩具以及小雕像等。必要的制造材料，例如金、银、锡，低级宝石等，据推测是从迈索尔、喜马拉雅山、阿富汗、伊朗等遥远地区运来的。莫恒卓·达罗和哈拉帕还出土了各式各样的大批石制砝码，这证明当时有繁盛的商业存在，这种商业显然不只是地方的商业，印度式的个别物件也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古城市。

这两地除发现的雕刻人像、玩具、铜制舞女、珠饰等艺术品外,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带有象形文字和动植物图样的印章,有石质、象牙质和陶质的,这些印章上的动物如象、犀牛、瘤牛、虎等兽类,都是印度特产的。这里还发现有母神像、男神像,可以说明他们已经有宗教信仰。母神像有丰硕的乳房,怀孕的大腹以及怀抱小儿等形象,表现了他们对于生殖后嗣的祝愿;男神像三面带角,左有犀牛、水牛,右有象、虎等猛兽,座前有两鹿,上有象形文字七个。学者们推论这就是最原始的湿婆神像,此像三面,表示湿婆、毗湿纽、梵天的三位一体,作瑜伽(yoga)禅定的姿态。后世把湿婆的修行瑜伽像,呼为兽主(paśupati),在史前时代,为驯服野兽之王,在历史时代,则为家畜之主、牧主或守牛者,与握有权力者同意,盖即由此演变而来。此外还有男生殖器与女生殖器崇拜像,这也是湿婆的又一名称。原始的树神像与蛇神像,在此也显示了端倪,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的原始宗教是在其本土上发展的,并不完全由于雅利安人的传来。

在这两个古代文化遗址所发见的艺术品,特别是它的雕刻艺术,表现出很好的技巧,这些遗品的创造者,对动物有仔细的观察,能够抓住形象的特点和动态,如虎、象、犀牛、瘤牛等,非常逼真。有一个陶烧小兽玩具,头部能够引线活动,表现了当时制作者的技巧与智慧;此外还有一个石刻有髯的男像,一个铜制的舞蹈女像,前者古拙而厚重,后者妖娆而轻倩,在人体塑造的技巧上,具有优美的写实性,肉体的感觉与动态,都有很好的表达。这种艺术,都是雅利安人还未进入印度以前的作品,这个先住民族,他们是达罗毗荼人或苏马连人,开始了印度美术史上的一页。

从他们雕刻艺术的写实性，可知已经积有过去长期的历史经验，才能达到这个程度，而且从它所表现的动植物景象上，如瘤牛、象和猴子等，都以雄浑而柔和的手法，完成艺术的写实技巧，为后来孔雀王朝的柱头雕刻，开了先路。在莫恒卓·达罗的小型雕刻上，表现了热带的林莽生活，有一印章是这样的：猎人在树上潜蹶着，伺机猎虎，这时，虎正向他转过头来；另一印章上有一头正在攻击两个土人的犀牛。这些类似的图景，在后来的山奇(Saṅchi)石雕上，也可以找到，虽然它们在时间上，相隔已经有十五个世纪之久，而且中间还未发现连续的环节，但它们遥遥地精神相接，呼吸相通，可以认识到印度的艺术，正循着它们自己从远古开辟的一条道路，不断地向前演进。

二 阶级社会的出现与宗教的产生 及其艺术的发展

印度艺术是从阶级社会发展成熟的，而它的生长过程，又与宗教息息相关，因此为了了解印度古代艺术的成长，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与宗教的发展，有概括的认识。但印度的上古历史是很不完整的，而且是漫无系统的，这里采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和其他参考资料，作一些简略扼要的叙述，使我们对印度艺术发展的环节，能有一些必要的知识。

约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雅利安(Anyas)人自伊朗进入了印度西北部，从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和蒙达人(Mundas)的手里，夺取了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土地。雅利安人到达印度西北的五河(今旁遮普邦)流域，约在公元前三〇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间，再移植到恒河流域，约在公元前二〇〇〇至一五〇〇年

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原始公社制有了变动，发生了阶级分化，在雅利安人的统治下，随着国家的出现，所谓种姓制度(Varna)也出现了，它把社会分为四等，婆罗门第一，就是僧侣，刹帝利第二，就是武士，吠舍第三，就是从事农耕、畜牧和经商的平民，首陀罗第四，就是从事劳动的奴隶。最末一级的这个种姓，多是战败的俘虏达罗毗荼人，前三个种姓是胜利的雅利安人，他们也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婆罗门一级，掌握着宗教权威，诵吠陀经典，创立了婆罗门教，到公元前六世纪，属于刹帝利的耆那教和佛教兴起，与婆罗门教相对抗。这几种宗教，在印度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上，都起了很大作用，在历史上有一段长时期，印度艺术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当然在作品中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特别是佛教，它在印度兴盛了一〇〇〇年的时间，在公元八世纪后，印度本土的佛教，虽被摧残而衰亡，但对东南亚各国，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佛教艺术在东南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当释迦牟尼创始佛教后不久，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公元前521—485年)跨过雪的长城的缺口，来侵印度，把印度河以北的地方征服，成为波斯帝国阿开密尼王朝的第二十郡。自公元前五一八年起，这地区被波斯人占有，直到二百年后，亚历山大东征，又转入希腊人的掌握之中，在波斯征服者的记录中，出现了关于印度的最早的文字报道。古代的历史家希罗多德叙述阿开密尼王朝的这一郡时，他说：“印度有操种种不同语言的众多部落居住，其中有一些从事游牧生活方式，另一些则以捕鱼为业，在印度饲养着骆驼和矮小的马。用树木所产生的绒毛，也就是棉花来织布匹。”在佛教和耆那教的传说中，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印度存在着许多国家，其中大多数带有部落的

名称：如阿槃提、鸯伽、弗栗恃、迦尸、侨萨罗、俱卢、末罗、般遮罗、首罗犀那等等，这些国家中最大的是摩揭陀，在今比哈尔邦境内，都王舍城，以后迁都华氏城，其统治家族的始祖为悉松那迦；侨萨罗，在今北乌德境内，都于胜军王所居的舍卫城；阿槃提是在今摩腊婆境内的国家，都邬闍衍那。在诸共和国中，弗栗恃同盟有巨大的政治作用，这个同盟为八个民族所构成，其中最强大的是以吠舍厘为都城的梨车和以密提罗为都城的毗提呵以及以迦毗罗卫为都城的释迦族共和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处于分散状态，互相攻伐，再加四种姓阶级区分甚严，因此不能团结，无抵御外侮的力量。在列国长期纷争兼并之中，摩揭陀国，逐渐强大，影坚王征服了邻国鸯伽（在孟加拉邦境内），领土大大扩张。他的统治下有八万村庄，也就是由这些星罗棋布的氏族公社，组成了下层基础。影坚王被他的儿子末生怨王所杀，在末生怨王三十二年的统治时期，又把领土扩张了一倍，并击败了梨车人，因而取得弗栗恃同盟中的领导地位。他对北乌德的侨萨罗，也曾进行战争，未分胜负。其后侨萨罗国借端吞灭释迦族，杀其人众，国内发生骚乱，摩揭陀乘机灭之，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摩揭陀在北印度最强，它统治着阎牟那河与恒河流域最肥沃的土地，产生了强大的奴隶主氏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它建立了新制度来代替公社制度，这种新制度，是以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剥削直接生产者群众作为基础，他们向农人征取实物，把手工业者做成的贵重物品，向国外运售，并且使用奴隶在手工作坊和农场中劳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少数统治阶层，不仅是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商人，储备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在公元前四至二世纪时，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在北印度勃兴，即从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

而来。此后印度的文化艺术，逐渐发展，摩揭陀国成为它的中心，历久不衰。在印度艺术的成长发展中，它是非常重要的。

公元前三二六年，即孔雀王朝兴起的前夕，印度遭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率领的希腊人入侵。公元前三二七年春季，亚历山大从薄却罗（Bactria 大夏）开始向印度进军。但是，他不得不整年在阿富汗与山中部落作战。直到三二六年二、三月间，亚历山大才进入印度的边境，准备渡印度河东下，其时正当波鲁斯（Porus）王与坦叉始罗（Taxila）王隔哲拉木河（Jhelum）作战，相持不下，亚历山大助坦叉始罗王胜之，继而亚历山大渡印度河，亦得坦叉始罗王相助，破波鲁斯军，但当亚历山大向恒河流域进军时，仍然处处遇到各村落公社的联合抵抗，行军非常困难，暑热多病，兵士思归，亚历山大不得不下令返国，他的兵士在七个月的行军以后，经过无水沙漠，遭受口渴和日晒，大量死亡，亚历山大于公元前三二四年四、五月间回到苏萨，在一年以后，于三二三年六月也死去。

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事业并不长久，但由于这一次的进军，罗马作家阿里安根据当时希腊人遗留的史料，写作了《长征记》和《印度志》，自此印度的历史年代，才有所根据，可以编制一个大约始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印度年表了。自此时，印度才脱离了传说时代，有了比较可信的历史，并且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印度，印度同西方世界，开出一条通道，引进了希腊罗马的文明，它的文化艺术，因此受到了一种新的激动。

三 孔雀王朝时代的艺术

在公元前三二二年，摩揭陀的难陀王朝被推翻，月护

(Chandragupta 旃陀罗笈多)王即位，击败亚历山大大部将塞留哥斯 (Seleucus) 在公元前三四五年的进攻，割得阿富汗的喀布尔 (Kabul) 与赫拉特 (Herat) 两地，它的势力超出了印度斯坦之外。到二世频头娑罗 (Bindusara) 王又征服了印度南部德干高原，把这个国家扩张得更大。他的势力达到空前的强盛，他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善邻的关系，派来了新使节戴马克；埃及王也派来了新使节狄欧尼西，驻在频头娑罗王的宫廷，他们都留下了关于摩揭陀的记载，为古典作家引用，留传至今。

公元前二七三年，频头娑罗王的儿子继位，是为无忧王 (阿育王 Aśoka)，他的国土从北方的喀布尔和尼泊尔，伸展到南印度的迈索尔，在政治上几乎统一了全印。他的统治中心为摩揭陀国 (比哈尔邦南部)，即佛教的发祥地，这地区留下了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遗迹，也培植下佛教的根株。孔雀王朝一世月护王，还不信佛教，大概遵信的是婆罗门教，二世频头娑罗王据着那教的传说，认为他是耆那教信徒，在公元前二九八年放弃了王位，并与一群耆那教苦修者走到迈索尔去，饿死在那里，完成了耆那教苦修者的最高功德。直到无忧王才皈依了佛教。无忧王在位的四十年中，只有吞并羯陵伽的一次战争的规模最大，他在一个摩崖诏书里写道：“十五万人从那里被掠走，十万人被屠杀，而且还有比这个数目大许多倍的人死亡。”因此他说：战争的惨状对他发生这样的影响，以致他放弃了用武器来征服，而采用传布虔信正法的办法征服，他所谓虔信正法就是佛教教义，他宣布这种佛教道德为正式的国家道德。无忧王既皈依了佛教，他事实上领导了佛教僧团，利用它来达到广大的政治目的。为了麻痹被征服诸民族对他的仇视与反抗，

为了麻痹被加紧剥削的奴隶们的阶级意识，用武器达不到的目的，用佛教就可以达到，佛教也就成为他有用的武器。

他召集佛教徒在华氏城集会，为的是同流行在佛教徒中间的宗派主义作斗争，把它们统一起来。他利用雕刻建筑艺术，作为宣传佛教教义和政治的工具，在许多地方，建造了流传至今的印度最早的碑铭与雕刻艺术品。

从孔雀王朝留下的艺术遗品看，它的制作技术水平很高，至今仍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从而知道当时的经济力是很充实的，才能培养出这样专门的高等技术工作者。还不应忘记：在孔雀王朝之前，印度确已有它自己的长期传统的艺术历史，印度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他们的建筑艺术和各派雕刻，由于以前的建筑家和雕刻家，所用的材料，多是易于腐朽之物，如木材、象牙或粘土之类，遗品已经荡然无存，但经验是流传下来的，到孔雀王朝诸王时，把传统的技术，加以发展，并用石材做柱子和雕像，当时变得很普遍，因此可以留传永久。此外，它和西北方域外的交通，日渐频繁，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屡次进攻，以及商业上的不断交往，从西北的吞吐口，传来了新的技术与艺术风格。主要的它可能受有伊朗阿开密尼王朝建筑雕刻艺术的影响，在雕塑建筑技术与选用材料上，走上了新的纪程。

无忧王时代艺术的代表物是纪念柱，即镌有诰文的圆柱——独石柱或磨光的沙石柱，上有雕刻的柱头，其中最杰出的是波罗奈斯城外鹿野苑的石柱，柱已中断，上有铭文，柱头现归鹿野苑博物馆保存，柱头最上端雕刻的是四只背对背踞踞的雄狮的前半身像，非常雄劲而有力；中间层是线盘及饰带，上面雕刻着具有一切圆雕特色的高浮雕，刻的是一只大象，一匹奔马，一头瘤牛和一只老虎，这四种动物间都用象征佛法的

宝轮隔开；下一层是钟形的倒垂莲花。它的全体是华丽而完整的，用坚硬的带有麻点的灰色岩石雕刻，但打磨得非常光滑，像玉质一样可爱。与此同样杰出的另一柱头，是在拉姆普瓦(Rāmpurvā)的遗物，其顶端刻的是一头圆雕的精美而壮健的瘤牛；中间层线盘上饰有悦目的莲花和棕榈叶花纹的饰带，其基部也是由钟形的莲花做成。在拉姆普瓦还有一个钟形莲花的柱头，顶端是一只坐狮。此外在比萨里(Bēsārḥ)，巴基拉(Ba-khira)和难丹喀尔(Lauriya Nandangarḥ)的无忧王纪念石柱，也是以狮子为柱顶的。在其他地方，这柱顶动物有的是象，如在山基萨(Sankisa)的；有的是马，如在尼泊尔的兰毗尼园佛诞生地所建立的。各柱上的冠板饰带也不相同，这里面可以特别提出的，是在难丹喀尔和山奇的石柱头上所有的那种优美的群鹅饰带雕刻。

关于雕刻象、马、狮子、瘤牛等动物的意义，印度和西欧学者们，对此做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象征四个方位，有的说是婆罗门教诸神所乘的象征性的禽兽，它与婆罗门教有关。但我们的看法，这四种兽类，象、马、狮子、瘤牛都不过是代表雄壮强劲，精力旺盛，这种腾跃而奔放的气势，反映出孔雀王朝大帝国旺盛期的权威和力量，这四兽也可以说是印度的“四神”，象是常用以象征释迦牟尼的，在下凡入胎的本生故事中，在六牙白象的本生故事中，象也就是佛的化身；狮子的力量是雄大的力量，印度人以狮子命名的很多，古代锡兰人也自称为狮子族；瘤牛被认为是神牛，为印度的宗教所崇拜；马是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兽类，相传骑马的战士，能使当地的达罗毗荼人恐惧，才战胜了他们。马也被宗教所重，马祭是在祭礼中的大典。印度的古代艺术匠师们，雕刻这几种兽类，

高举在纪念柱端，应该说除了象征雄壮与权威之外，大概也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所含的真正意义，究竟如何，今天不必要做过多的推测，但所有美术史家或美术鉴赏家，对着这些动物的雕刻，它的处理手法的成熟，力的表现与肌肉的表现，达到这样的水平，不能不叹为古代印度匠师们的惊人杰作，无论它受有多少波斯或希腊的艺术影响，但它在印度艺术家的手里，既不象亚述式的粗豪，也不象阿开密尼朝形式的枯燥，在坚硬的石刻中，仿佛有强劲的脉搏在跳动，给它以生命，给它以丰满的肌肉与飞跃的力量。天骨开张，作大力吼，印度艺术的第一步就这样的腾踴而出了。

孔雀王朝时代的人物造像，却远不及动物雕刻的出色，但也不应被忽视。如秣菟罗(mathura即今马图拉)博物馆所藏，来自帕尔卡姆(Parkham)的药叉像，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出自贝斯那喀尔(Besnagar)的女药叉像，巴檀那博物馆自狄大千吉(Didaganji)发现的持拂(Chauri)女像等，都具有这转变时期作品的一切面貌。在它们那圆筒状的生硬身材上，我们仍可察觉到那些惯于从木头上刻出人体的本地老匠师们的不成熟的技巧。然而就在这里，那身体各大部分分配的匀称，处理围腰衣(dhoti)的某些优美手法，都证明这些雕像已具有强烈的艺术气息；而那座狄大千吉的持拂女像，其躯干和小腹的优美，以及胸部的丰满，更直接预现出如在巴卢特(Bharhut)和山奇所要发展的那种印度标准女性美的若干形态了。

四 巽伽王朝时代的艺术

在公元前二三七年或二三六年，无忧王逝世之后，这一巨大

的孔雀王朝国家开始瓦解，南方首先脱离，在那里兴起了独立的安达罗(Andhara)王国，这个王国渐渐扩大到两边滨海的整个德干北部，在这以后，北方统治区也跟着瓦解。孔雀王朝继续统治摩揭陀，直到公元前一八五年、这王朝的最后代表人被他的将军补沙弥多罗所杀的时候。补沙弥多罗创立了新的巽伽王朝，据有摩揭陀的王位，一直到公元后约七三年，但这新王室只统治了恒河流域，至于旁遮普，则陷入希腊人的手中，同时自公元前二〇〇年间，在德干高原崛起的那个强大的安达罗王国，一时曾为本地诸邦霸主。在巽伽及安达罗王朝时代，由无忧王时开始的艺术进化，仍继续开展，就在这时期，最初的佛教美术于巴雅(Bhaja)、贝德萨(Bedsa)、巴卢特、迦尔梨(Karli)、山奇和阿玛拉瓦提诸派中，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此种艺术所表现的典型建筑形式，可以分为三种范畴，即窣堵波(Stupa 即塔)、毗诃罗(Vihara 即寺庙)和支提(Chaitya 即窟殿)。窣堵波的主要形式是一个坟起的半圆堆，用砖石造成，梵文名安达(Anḍa)，其义为卵，其下建有基坛(Medhi)，顶上有诃密迦(Harmika)，义为平台，在塔周围一定距离处建有石质的栏楯(Vedika)，在栏楯的四方，常饰有四座陀兰那(Toraṇa)，义为牌楼，这就构成所谓陀兰那的艺术。“窣堵波”的建筑是从古代陵墓得到的启示，原来是为收藏佛或其弟子的舍利(遗骨)的，“毗诃罗”是僧坊，“支提”是地下灵堂或窟殿，其中常安置一小舍利塔，名为达伽巴(Dāgaba)，作为宗教徒礼拜的圣坛。

属于这一时代的最早艺术品，为巴喀尔康德(Baghelkand)地方巴卢特大塔栏楯上的雕刻，印度考古学者推断，其年代可能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世纪中叶，在栏楯东门的一根侧柱上，有一刻文提到了巽伽王朝，日期是旧有的木门更换为石质的陀兰